

2004年夏天,我刚大学毕业,住在九龙路上的阁楼里,望出去就是苏州河的支流。暂时找不到工作,我就躺阁楼的窗边,看渔民的生活,看船家停在河边买汰洗。刚看熟了那一家子,人家就悠悠地向东开,驶过今天大名路上的国际客运中心,笃笃定定地开去宁波了。

夏日漫长,整天趴在窗边“偷窥”渔民也不是个正经事儿,那年,日剧《水男孩》上档,索性扒光了游泳池里更叫人舒坦。我决定重回泳池。游泳自然要找水边,作为小学专业泳龄超过两年的“水男孩”,我的首选当然是黄浦游泳馆。小学时的游泳启蒙课,就在那里上的。于是,带上如今看来的有些傻气的藏青色老式泳裤,骑个破自行车,就直奔黄浦游泳馆。

那线路我自己驾轻就熟:沿着黄浦路骑到上海大厦,从天潼路上桥,过到南苏州路,就能看到泳池的门了。在这里,人人都透着股夏天的“垮调子”,都是刚撒完水疯出来的老老少少,排着队等滴眼药水。偶尔也有从里头甩着头发走出来的

青春期少男少女,他们都是附近体校来训练的。真奇怪,和我学游泳的95、96年相比,世界已是天变地变,可泳池少年们的“恶习”总不会变。男生总归一条马甲,露出精壮的胳膊,这胳膊下一秒就要去撩同行女生的头发;女孩的热裤必然短,裤边还有冒出线头的丝丝绒绒,把一

水男孩

戴剑

声“猪猡”脱口而出的她衬成了花。这真是浓情蜜意的时刻,不过是我们手里的盐汽水,换成了他们嘴边的珍珠奶茶。

于是不免想起和任海一起游泳的日子。他有来有往的藏青色老式泳裤,骑个破自行车,就直奔黄浦游泳馆。

那线路我自己驾轻就熟:沿着黄浦路骑到上海大厦,从天潼路上桥,过到南苏州路,就能看到泳池的门了。在这里,人人都透着股夏天的“垮调子”,都是刚撒完水疯出来的老老少少,排着队等滴眼药水。偶尔也有从里头甩着头发走出来的

动作太多

常看到有些演奏者在舞台演出时,大幅度地扭动着身子,一副如痴如醉的样子,总觉得有点好笑。有人说那是因为人家正在全身心地投入,你不懂的。但我却总觉得做作,并不由想起傅雷的话。有段时间,傅聪弹钢琴时也有这个毛病,傅雷说:“演奏时身体动作和手的动作太多,不仅浪费精力,而且影响速度;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感性的表现,但实际上却是你自己技巧上力不从心的一种潜意识败露。假如演奏者真能精通乐器,并用来抒发乐思,那么他就不会去借助于肢体,因为摆动身体并不能使演奏更加传神。”又说:“不动声色,才是艺术与人生的最高境界……”

我真为傅聪感到庆幸。他有一位造诣多么深厚的父亲和导师啊,尽管这位父亲与导师有时表现得过分严厉甚至苛刻,但是他的分析却是中肯的、有见地的。

弹奏乐器台风最正的,我以为是评弹演员,这与老辈弹词艺术家的严谨与传承有很大的关系。评弹演员无论是操三弦还是持琵琶(有时候还拉二胡),身子总是坐端正的。即使是在弹奏过程中发生松弦,需要调整弦线时,也绝不会去扭动身子,校音全凭自己的听觉与经验。男演员倘若穿了长衫却脚蹬皮鞋上台则被视作异类;女演员虽然可以穿皮鞋,有时候甚至可以跟高一些,但严肃的女演员是绝不会去穿开叉很高几乎露出胯来的旗袍的。这是演员自重与自信的表现。艺术,完全靠艺人自身的功底与修养。靠搔首弄姿、故弄玄虚的假动作去哗众取宠,恐怕难称一个真正成熟的演员。

还是傅先生说得好:“假如你能掀动听者的感情,使他们如醉如狂,哭笑无常,而你却屹如泰山,像调度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一样不动声色,那才是你最大的成功,才是达到了艺术与人生的最高境界。”但愿舞台上的演奏者少扭动身子,多研究艺术。

动物题材的文艺作品,往往要拿捏写实与象征,或者说动物性与拟人之间的分寸。过于写实是科普和纪录片,极端的拟人则容易沦为徒有几张动物面具的寓言故事。最近上映的动画电影《海底总动员2》是一部感染人也启迪人的作品,它对动物拟人的处理也颇有意思。

海洋生物是动物题材电影的冷门门类,对绝大多数观众是陌生的领域,海洋生物也未曾像陆地动物那样被附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将如此异质和广袤的世界还原和充实,天然需要丰硕和扎实的科学和技术积

买来的茶叶蛋。微风轻拂,苏州河下的船家点起了灯,扑闪几下终于亮了,好像拼了命地要为这群野蛮的水男孩指路。他们一路走来,耳朵里的水慢慢流出来,还未淌到肩膀就干了,简直比露珠蒸发得还快。

学了两年,因为身材矮,我终于退出了游泳队。任海还在,竟还成了泳队一霸,于是我偶尔还能蹭泳。后来这支前缀有着虹口二字的队伍终于荣归故里——包下了虹口游泳池的两个泳道,彼时似乎还用着当年英国人留下来的水循环系统。他和费娜已是国王与王后的角色,在终点处拉着浮漂说情话,偶尔还在水下搞七捻三。但是“金牙齿”不会答应——他是我们的教练,装了一嘴的金牙(据说只有一颗是真品),拿着根扁担,在岸上折磨任海,按他的头,按他的屁股,按他的背。任海很倔强,他就憋着气游50米,我在岸上看着他,水流从他的泳帽上滑过,分成两道,偶尔可以看见他的耳朵,不晓得是否也听得见金牙齿大骂“骚鬼,有本事别上来了”。天晓得,我会讲的所有脏话大概都是从这支队伍里学到的。

进到高中,我早已告别了男孩的年龄,偶尔也游泳。16岁之后,我就没见过任海,据说他成了专业体校的运动员,不晓得被拉到哪里去训练了。费娜似乎也坚持,也有许多奇闻异事在朋友圈流传……我倒是在2001年见过一

次费娜。那是在上海人都晓得的“热带风暴”,我坐在救生圈里,沿着外围泳道漫无目的地漂流。漂到大屏幕跟前,一个36D的“囡囡”在屏幕上又唱又跳,棕黄色的头发甩出一串串水珠,屏幕下方写着她的人生格言和slogan:“费娜:爱旅行也爱摇滚!动静皆宜的7号囡囡,需要你的一票!”

只是我的人生和游泳再没更多交集。偶尔路过黄浦游泳馆,拆到只剩一扇门,那池子成了草坪,是新开酒吧的后花园(据说是为了还原旧时游艇俱乐部的风雅与洋派),可竟然将四个跳台保留了下来,伶仃地伫立在苏州河边上。不明白的人倒算了,偏有曾在里面喝足水的一个我,每每看见那些跳台,总觉得这是凌迟的酷刑,未了还不忘给水男孩们的记忆砌个家。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乘火车,我喜欢坐在靠窗的座位,眺望树木葱茏、满眼碧绿;喜欢瞧着通透澄澈的蓝天,点缀着朵朵大朵的白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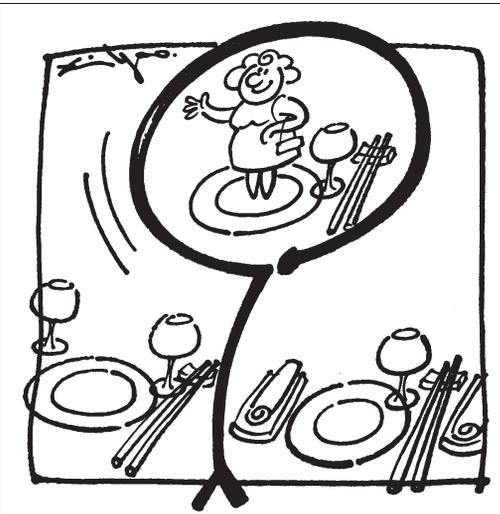
生命仿佛火车一样,有形地流动。一路奔波,在行进间洞察,在触摸中感悟,在星辰交替时思索。那铁轮与钢轨的撞击声,时刻提醒着我:一步一步成长;成功和失败,好比两根钢轨铺在身后,紧紧相随。

火车,从起步、提速、匀速、减速到停车,很像是婴儿、少年、青年、中年到老年的过程。一路上,有看不完的风景,一个个很向往的异地城市,一个个从未去过的远方,一个个从未谋面的朋友。生命的

旅程中,不断闪现的景色可以错过,不少炫目的诱惑可以放弃,但重要的是不能错过预定的车站。错过了,也许会留一辈子的遗憾;就像一张车票,过了有效期,就成了废纸。

火车在颠簸中呼啸前行,在坡道上抗争蜿蜒,在隧道中探索企盼,出洞后就是光明,秀美江山再次映入眼帘。人生也是这样,有时艰难,有时失意……然而坚持向前,眼前终会豁然开朗。

人生是远行的火车,必须不停息地运转;随着旅途的增长,越来越会感到时间的宝贵。但不管什么时候,都要珍惜每一个车站的美好,多一些快乐的时光!



智慧快餐

郑辛遥

饭局:提前一周约师长,提前三天约朋友,临时再叫是老伴。

“没事干嘛老踢我?”我冲妻子瞪眼睛,低声抱怨。原来妻子在发暗号,催我买单。

买单一事在华人文化中颇有讲究。本人是个不谙人情世故的“大老粗”,拿捏不准是否要抢着买单,真抢还是假抢,干脆唯妻子大脚是瞻。尽管如此,妻子还是总给我打预防针提醒我。我不以为然:“没啥,大不了你多踢一脚。”然而,妻子这一脚也有不认的时候。一次,我和朋友挤在一张小圆桌周围用餐。酒足饭饱,妻子一脚踢来,没反应,又一

远行的火车

朱珊珊

旅程中,不断闪现的景色可以错过,不少炫目的诱惑可以放弃,但重要的是不能错过预定的车站。错过了,也许会留一辈子的遗憾;就像一张车票,过了有效期,就成了废纸。

火车在颠簸中呼啸前行,在坡道上抗争蜿蜒,在隧道中探索企盼,出洞后就是光明,秀美江山再次映入眼帘。人生也是这样,有时艰难,有时失意……然而坚持向前,眼前终会豁然开朗。

人生是远行的火车,必须不停息地运转;随着旅途的增长,越来越会感到时间的宝贵。但不管什么时候,都要珍惜每一个车站的美好,多一些快乐的时光!

境触发的蓦然起念,她的寻找,更多是追寻身份和起源之旅。



夜光杯

远甚于前作捕鱼作业对海洋生物活动的影响(小丑鱼尼莫的右鳍畸正是缘自原油污染),在续作的主体场景水族馆中,海洋生物的活动已经完全从属于反讽味十足的“拯救、治疗、放生”的人类活动。以鱼的视角,生存状态从遭受入侵堕落到被彻底支配的奴役状态。小丑鱼尼莫寻找失散的父亲,主要是克服自身的肢体残疾和自然现象的障碍;而健忘的多莉非但要克服健忘的心疾,还要克服“故乡”水族馆中压倒性的人类

多莉的寻找身份之旅

徐东东

跟前作差不多;但将寻找的主角改易为多莉,却让寻找的意义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前作的小丑鱼尼莫寻父是经典的戏剧情节模式;而多莉已经是一条健壮、活泼、好人缘、能独自活下去的成年鱼,寻找父母是情

境触发的蓦然起念,她的寻找,更多是追寻身份和起源之旅。

远甚于前作捕鱼作业对海洋生物活动的影响(小丑鱼尼莫的右鳍畸正是缘自原油污染),在续作的主体场景水族馆中,海洋生物的活动已经完全从属于反讽味十足的“拯救、治疗、放生”的人类活动。以鱼的视角,生存状态从遭受入侵堕落到被彻底支配的奴役状态。小丑鱼尼莫寻找失散的父亲,主要是克服自身的肢体残疾和自然现象的障碍;而健忘的多莉非但要克服健忘的心疾,还要克服“故乡”水族馆中压倒性的人类

那天去医院看病,完后在医院对面车站等社区巴士。社区巴士间距时间长,车站上已有好几个老年人,多是看完病的病人,车子未到,老人就在那聊开了。

一位高个子老伯伯说,现在药品的说明书是存心不让人看,字比蚂蚁还小。上次医生配给我几小瓶眼药水,实际上药水开开后滴不光,当天就要扔掉的,我又不晓得,一直滴到滴光为止,差点出事故。后来叫我儿子去买只放大镜,专门看药品说明书。一位坐着的大妈对他说,你这个医生不负责任,我刚刚看好毛病,配了三四种药,那位女医生帮我讲得清清楚楚。话音未落,旁边一位皮茄克大伯说,现在看医生像买彩票,碰着碰的,我上次挂专家,花了几十元钱,排了几个钟头,结果话也没说几句,开了一大堆检查单子就打发我走了。

这时又走过来一位大妈,问旁边一位老伯伯,哎,你开刀好好啦,啥亮光出院的,红包送了几钿?老伯伯说,唉哟,送了几次他们都不收,真是急煞人!还好手术蛮成功的。大妈说,当时阿拉老头子就跟你讲,不要担心,肯定顺利,你看是吧?老伯伯说,是呀,手术是不错,但我们叫的护工不好,添了不少烦恼。出院时我已向法院投诉了,让他们好好整顿整顿,否则以后还会有病人吃苦头。大妈说,你说的对,护工管不好,砸的还是医院的牌子!

这时,社区巴士进站了,车站“论坛”戛然而止。上车后我在想,车站也是个小小社会,老人们的看似“闲聊”,却反映了目前医疗服务的现状与医改的内容。什么时候能够让车站的“议论”穿过马路,进入医院的会议室,通过患者的“纷纷议论”,来改进与提高医院的管理服务水平呢?听说有些医院已经在试水患者委员会了,那么许许多多的此类车站“论坛”就能进院入室了。

我与大妈、大伯们一起期待着!

脚,踢得朋友一头雾水,抢着要付钱。我耳边响起扭头向她:踢错了人!妻子叮嘱,执意要买单。正争执时,朋友一把将信用卡从女招待手中夺过来,攥在手心。女招待年纪轻轻大概没见过这种阵仗,只好说:“你们自己决定谁买单好了。”我俩大声争执,惊动了店里西人食客,可怜又不通中文,不知发生了什么纠纷。动静闹大了,我只好息事宁人,拱手让出付款权。与此同时,邻桌4对西人夫妇用餐毕,4位丈夫一一走到收银台排队,不挣不抢,各付其款。晚上,妻子电话里对我好一阵数落。

上周末几家朋友外出聚餐,讲好我们买单,我特意占据有利地形,坐在离柜台最近的地方。眼见得朋友们食意正酣酒意微醺,我偷偷起身去

单,竟见柜台上有一张纸条,上书我们的桌号,下写“定金一百已付”4字。原来朋友进门之际就跟服务员打了招呼。妻子见状一拍大腿道:“下周大家味香村见,我们把客请回来!”

相比之下,西人的做法简单直白。我们同事外出聚餐都是各付各,不好分开的,如大家一起吃的前菜,喝的酒,或AA制付账,或由领导买单。假同事之家聚餐,也是叫外卖,然后各付各。

我女婿不讲中文,刚进门时也对争来争去买单的习惯不解。有其母必有其女,女儿也常踢女婿,踢得他左右为难。慢慢地,他明白了:华人喜欢 fight for the bill (争着买单)。

其实,亚裔如印巴、越南、韩国人都有这种习惯,让西人大惑。身居海外,我们要保持优良传统,更要取长补短,改良旧习,比如买单简单化,总体上礼尚往来就好,不必计较“一城一地之得”。

活动干扰。

多莉一度忘记的蓝刀鲷故乡其实是和 matrix 本质相同的世界。相较于多莉流浪成长的那个野生海洋世界,水族馆安宁却虚假,鱼群的命运取决于他者的意志。解决这两大障碍相较前作,是艰难得多的挑战。在影片三分之二的阶段时,多莉在伙伴的帮助下已与父母团聚,这只是伪主线的完成。余下三分之一才进入解救蓝刀鲷族群以及水族馆海洋生物的真正主线。不过,在家庭与儿童向类型片的基调中,海洋生物解放运动终究只是对人类世界一次无伤大雅的抵抗,多莉和她的伙伴们,还有观众们皆大欢喜。

车站「医疗论坛」

任焯越



边看边聊

那天去医院看病,完后在医院对面车站等社区巴士。社区巴士间距时间长,车站上已有好几个老年人,多是看完病的病人,车子未到,老人就在那聊开了。

一位高个子老伯伯说,现在药品的说明书是存心不让人看,字比蚂蚁还小。上次医生配给我几小瓶眼药水,实际上药水开开后滴不光,当天就要扔掉的,我又不晓得,一直滴到滴光为止,差点出事故。后来叫我儿子去买只放大镜,专门看药品说明书。一位坐着的大妈对他说,你这个医生不负责任,我刚刚看好毛病,配了三四种药,那位女医生帮我讲得清清楚楚。话音未落,旁边一位皮茄克大伯说,现在看医生像买彩票,碰着碰的,我上次挂专家,花了几十元钱,排了几个钟头,结果话也没说几句,开了一大堆检查单子就打发我走了。

这时又走过来一位大妈,问旁边一位老伯伯,哎,你开刀好好啦,啥亮光出院的,红包送了几钿?老伯伯说,唉哟,送了几次他们都不收,真是急煞人!还好手术蛮成功的。大妈说,当时阿拉老头子就跟你讲,不要担心,肯定顺利,你看是吧?老伯伯说,是呀,手术是不错,但我们叫的护工不好,添了不少烦恼。出院时我已向法院投诉了,让他们好好整顿整顿,否则以后还会有病人吃苦头。大妈说,你说的对,护工管不好,砸的还是医院的牌子!

这时,社区巴士进站了,车站“论坛”戛然而止。上车后我在想,车站也是个小小社会,老人们的看似“闲聊”,却反映了目前医疗服务的现状与医改的内容。什么时候能够让车站的“议论”穿过马路,进入医院的会议室,通过患者的“纷纷议论”,来改进与提高医院的管理服务水平呢?听说有些医院已经在试水患者委员会了,那么许许多多的此类车站“论坛”就能进院入室了。

我与大妈、大伯们一起期待着!

脚,踢得朋友一头雾水,抢着要付钱。我耳边响起扭头向她:踢错了人!妻子叮嘱,执意要买单。正争执时,朋友一把将信用卡从女招待手中夺过来,攥在手心。女招待年纪轻轻大概没见过这种阵仗,只好说:“你们自己决定谁买单好了。”我俩大声争执,惊动了店里西人食客,可怜又不通中文,不知发生了什么纠纷。动静闹大了,我只好息事宁人,拱手让出付款权。与此同时,邻桌4对西人夫妇用餐毕,4位丈夫一一走到收银台排队,不挣不抢,各付其款。晚上,妻子电话里对我好一阵数落。

上周末几家朋友外出聚餐,讲好我们买单,我特意占据有利地形,坐在离柜台最近的地方。眼见得朋友们食意正酣酒意微醺,我偷偷起身去

单,竟见柜台上有一张纸条,上书我们的桌号,下写“定金一百已付”4字。原来朋友进门之际就跟服务员打了招呼。妻子见状一拍大腿道:“下周大家味香村见,我们把客请回来!”

相比之下,西人的做法简单直白。我们同事外出聚餐都是各付各,不好分开的,如大家一起吃的前菜,喝的酒,或AA制付账,或由领导买单。假同事之家聚餐,也是叫外卖,然后各付各。

我女婿不讲中文,刚进门时也对争来争去买单的习惯不解。有其母必有其女,女儿也常踢女婿,踢得他左右为难。慢慢地,他明白了:华人喜欢 fight for the bill (争着买单)。

其实,亚裔如印巴、越南、韩国人都有这种习惯,让西人大惑。身居海外,我们要保持优良传统,更要取长补短,改良旧习,比如买单简单化,总体上礼尚往来就好,不必计较“一城一地之得”。